

文艺深一度

## AI 来袭,电影创作的“群星闪耀时”是否仍在?

□贾樟柯

我们一方面要热情地拥抱未来,另一方面要用已有电影经验理性地同AI打交道,通过我们的应用、试验逐渐来引导AI的发展走向,让它成为与我们携手合作的伙伴,而不是取代人类。无论是AI电影还是传统电影,归根结底,人是最重要的



在之前公布的爱奇艺片单中,有一部名叫《计划有变》的电影,我在其中出演了一个角色。今天对于许多传统电影工作者而言,AI闯入这件事正意味着突然之间“计划有变”。

AI有很多触角,包括对数学、材料学、生物工程等全方面的研究、助推、提速,大大缩短了科研周期。但具体到我的职业而言,我更加关注的是AI领域里影像生成的部分,因为这同整个电影行业息息相关。

谁都无法阻挡新生科技的发展脚步。纵观电影历史我们会发现,电影艺术本身正是技术的产物。在技术的推动下,电影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变革。技术在变,电影的表现方式也在变,每名电影从业者都应该去跟踪、思考、学习新技术给电影带来的发展与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利用130多年来传统电影的历史与过往积累的经验去判断、思考,AI惊人的发展速度会带来什么新的可能。而我自己,也在一些粗浅的实验与创作中,领略到AI技术带来的变化。

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没有太多考虑产业、市场向的问题。我自己一开始的AI实践方向其实是制作AI短片。同当时大多数AI制作相比,我做的两支AI短片都是偏向写实的。在我看来,电影这一媒介的发明,正源于人类一直怀揣着某种真实呈现世界的欲望。我们先是发明了绘画,后又发明了照相术、活动影像、录音技术等,这些发明都是为了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正如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言:“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

AI能走多远?这是过去两年里我一直思索的问题。它的进步让我非常惊讶。在两年前最初做AI短片试验的时候,有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是彼时AI无法准确锁定空间,影像生成过程中后景物经常变换;二是无法准确锁定人物形象,当时大量的AI作品都是类似动漫的非写实创作,因为真实人物形象在当时要比非写实形象更难锁定。所以我们费了很多力气去完成那部AI短片。没有想到的是在短短两年后,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

对于新技术的使用,我们一定要心怀敬畏。今天的AI技术远没有成熟,尚处于幼年时代的它已然爆发出巨大潜力。我很同意摄影师、导演鲍德曼所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缺陷,来否定它未来无限的可能。当前,众多创作者为AI提供了非常多的应用场景。事实上,一个技术的完善需要大家一起动手,在创作使用的过程中去丰富它、调教它,甚至去引导、调整

AI技术同人的关系,重新规划AI未来的发展路径。

当下,我在AI创作上也有很多困惑,而这困惑本身正来源于我的实拍经验对比AI创作的感受。这些困惑也可能为未来AI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方面,我们来看AI改变了什么?我在最初接触AI制作短片的时候,经常把这场变革与我生命中所经历过的另一次最重要的电影技术变革——从胶片到数码做类比。彼时电影工业就是建立在基于物理、化学所形成的摄影机及一系列洗印方法之上的,数码技术催生了数字影像,从胶片到数码是一次巨大的改变。而在这一次改变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因为无法适应数码时代而被慢慢淘汰、牺牲,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科技发展的脚步不可阻挡,但我们同时要思考,如何照顾到传统产业特别是那些基层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各个产业链工作者的生存状况。我记得从胶片放映向数码放映转型的过程中,有许多放映员因为无法适应新的数字技术放映的要求,逐渐没有了工作,这是全社会或者说整个电影行业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次AI所带来的变革不只是进化、改良,而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最早,电影是在法国巴黎的咖啡馆里放映的,此后很快形成了电影院这一最重要的观看场域。不管之后的技术如何发展,电影院模式是恒定的,直到今天为止,电影院仍然是电影作品首选的放映场所,130余年来,这种放映形式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同时,电影的工业生产模式也是相对稳定的,即使拍摄设备从胶片摄影机发展到了数字摄影机,我们还是以摄影设备、录音设备为物质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了主创团队,包含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术、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等。

但是AI产生之后,工业生产模式中间的很多环节是不是就要消失了?我不知道在科学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自己首先想到的一句话叫“群星闪耀时”,其实电影创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群体性创作:演员在承担表演的时候,会由突发的潜意识带来情绪的变化;摄影师在运镜过程中,他的节奏快慢会随一部电影的魅力;导演在场面调度分镜头时,也会有临时偶发的想象。

我非常反对把摄影、录音、美术等部门叫作技术部门。这不对,他们是创作部门,只是他们创作时要运用到技术、利用到工具。当AI电影仅仅是由一两个人发出指令生成

的时候,我想谁都无法相信“一个人的天才”——“一个人的天才”容易有很多短板,或者说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自己无法发现的盲区。许多灵感正是在不同创作者之间的密切互动中形成的。AI生成时,发出指令的人如何才能有这样一种创作灵感交汇的时刻?我不知道,但也许科学家会解决。

另一方面,无论是文学创作、美术创作,还是电影创作,我们都是带着一种实体的生命感受去感知的。人类是碳基生命,我们有知觉、有五官。同样是一场雨,因为体感的不同,各自生命经验的不同,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都是实拍电影中非常珍贵的。比如说,剧本里有一场室外自然场景,原计划是要拍一个温暖、温柔的画面,但到了现场,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北风凛冽甚至大雪将至的场景,我们可能会改变拍摄预想,这场戏反而变成了一个萧瑟的感觉。创作者有可能在同自然的互动中产生灵感,得到创作上的升华。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创作者往往是在一个情绪包裹的连续工作状态中,他们的情感、情绪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而由此造成的意外,有时甚至是错误,都有可能成为电影作品中的闪光点。在电影史上,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而且很多同行都有这样的体会。从这个角度来说,AI电影中如何摆脱面面俱到的“平庸”,如何能产生这种灵性?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摸索、发展的。

总而言之,我愿意做一个积极的AI尝试者。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就像当时胶片取代数码的时候,很多人说数码的景深、色彩分辨率、自然感都不如胶片,但是到了今天数码摄影机成为主流时,人们会发现自己想要借助胶片实现的,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数码去实现。AI何尝不会有这样一种未来?只是在目前的这个节点上,我们一方面要热情地拥抱未来,另一方面要用已有电影经验理性地向AI打交道,通过我们的应用、试验逐渐来引导AI的发展走向,让它成为与我们携手合作的伙伴,而不是取代人类。

无论是AI电影还是传统电影,归根结底,人是最重要的。人是万物之灵,我想我们所有的创作者都要有这样一种骄傲。

(本文系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在爱奇艺世界·大会共创内容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由本报记者许莹根据现场实录整理)

4月24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打造的学术品牌活动“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三期顶峰对谈在京举行。本期以“当草木穿过洪流——中国叙事中的小人物”为主题,邀请作家石一枫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庄宇新围绕小人物塑造、媒介改编、语言探索及未来创作的可能性,展开交流。

从“自我”走向“他者”的作家必经之路。谈及个人的创作历程,石一枫分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35岁转向”问题。他坦言,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证明了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他的叙事技术。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时,他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从早期小说中通过第一人称“我”去观察别人,到《借命而生》时完全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石一枫完成了一个现代作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真正理解并体贴“他者”。

影视改编是一种独立的再次创作。谈及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时的原作者心态,石一枫认为,影视改编是一种独立的再次创作,导演和编剧需要遵循影像艺术的规律。对于《借命而生》的影视化,他比较认可影像在补充人物丰满度和视觉调度上的优势。庄宇新对此深表赞同,他谈到,中篇小说天生具有与电影结构相近的亲缘关系,而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的影视化,恰恰能为“小人物在洪流中的轨迹”提供不同的阐释版本。

“京味”文学的传承与演变。语言风格是小说的外衣,两位嘉宾探讨了“京味”文学的传承与演变。石一枫表示,北京作家有着天生的优势,即“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有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然而,时代空间的演变决定了作家气质的不同。老舍笔下的胡同是“熟人社会”,王朔描绘的是“半熟人社会”,而当下北京的许多居住空间,可能更加趋向于“生人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迁,自然催生了新一代作家的独特语调。同时,石一枫也坦陈了创作者的技术焦虑:一旦确立了某种标志性的语言风格,如调侃、幽默等,就容易被其限制。如何在遇到更宏大或悲怆的题材时进行语调的微调,是每一个严肃作家都在痛苦摸索的课题。庄宇新对导演的视听语言角度对此予以回应,认为这等同于寻找并确认创作者“看待世界的立场”。

拥抱技术与守护人文。面对网文、短视频以及AI技术对传统影视与文学的冲击,石一枫坦言,自己也开始接受网文的逻辑,认为不应把审美单一化,各种叙事形态都有其存在价值。在谈及AI写作时,他预判AI终将突破技术瓶颈,但人类的“护城河”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共情。为什么要将镜头和笔触对准小人物?石一枫认为,当小说进化为承载时代反思的载体时,小人物形象天生具备文学价值。

活动现场还穿插了富有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特色的“剧作情境即兴创作”,展现了创作者打破常规、延展叙事的无限可能。庄宇新谈到,在这个充满技术焦虑的当下,坚守精致艺术与人文关怀,保留那一份艺术的“手工温度”,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的倔强,也是未来中国叙事的希望。

小人物形象天生具备文学价值  
——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三期顶峰对谈侧记  
□本报记者 许莹

创作谈

## 让大美新疆成为动人故事的发生地

□赵晖

古装玄幻文旅微短剧《爱如天山不化雪》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部作品有幸入选2025年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推荐剧目,2026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列为重点网络视听项目。我们希望以微短剧这一艺术形式,努力回应文化润疆的时代命题。

文化润疆的根本指向是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关键在于“润”,是涓滴细流般地呈现、浸润与感染。如何让“润”真正落地?微短剧具有短小精悍、传播迅速、覆盖面广等特点,是文化润疆的有效载体之一。我们希望微短剧《爱如天山不化雪》能够跳出传统风光宣传片的固有模式,以奇幻叙事为载体,深植天山天池与西王母神话文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情感共鸣相融,让天山天池这一地理地标升级为情感地标、文化地标。

天山天池景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王母神话)的“双遗产”资源禀赋。在剧本创作初期,我和编剧团队反复讨论:如何从这些文化根脉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终,我们找到了西王母神话这一核心文化符号,并将其转化为叙事内核。微短剧《爱如天山不化雪》的故事围绕守护天池“定海神针”的雪莲仙子

玉瑶,与为救她而堕入九十九世轮回的天庭神官陆斯年展开,西王母在剧中最终成为二人爱情的见证者与成全者。

在叙事结构上,我们采用“九十九世轮回”的核心设定。这一结构让天山天池的四季风光在不同时空得以自然呈现,实现了“风景即主角”的创作追求。春之百花、夏之浓荫、秋之斑斓、冬之冰雪,它们不仅构成视觉盛宴,更为情感叙事提供了内在支撑。

在情感表达上,我们追求真诚而非煽情。陆斯年与玉瑶的爱情,不靠狗血冲突推动,而是靠细节与默契打动观众。这种“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又是再一次”的情感结构,让爱情主题得以在多维维度展开。

在价值传递上,我们强调“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这不仅体现在男女主角之间,也体现在各民族之间的友爱与团结中。我们不做生硬的口号式表达,而是让这些价值像天池的水一样,静静地流淌在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画面之中。

天山天池的每一处景观,如定海神针、西王母庙、马牙山、飞龙潭等都被有机地编织进剧情之中。定海神针不仅是天池的标志性景观,更成

为守护天池的重要法器;西王母庙不仅是游客打卡的景点,更成为连接神话与现实的关键场景。通过这种“景中有戏、戏中有景”的创作方式,我们希望观众在观剧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进而萌生“跟着微短剧游天池”的向往。

经过近一年的创作与打磨,《爱如天山不化雪》播出了。作为总编剧,我的期待有三:第一,希望这部微短剧,能够用紧凑的节奏、唯美的画面、动人的情感,让观众沉浸其中,享受追剧的乐趣。第二,期待观众爱上新疆。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天山天池的壮美风光,了解昌吉州的人文历史,进而产生“去新疆走一走、去天池看一看”的向往。第三,期待探索“微短剧+文旅+文化润疆”的精品发展路径,探索“内容创作—传播推广—产业转化—认同构建”的闭环路径。

文化润疆,如春雨无声;影像传情,似雪水长流。期待《爱如天山不化雪》能够成为文化润疆战略在网络视听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让更多人在光影中看见新疆、读懂新疆、爱上新疆,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微短剧《爱如天山不化雪》总编剧)

## 《马到功成》谱写昂扬生命赞歌

本报讯 4月21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的生肖纪录片《马到功成》在中国科技馆展映。

《马到功成》全景记录了全球七匹极具代表性的马的生命史诗。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小马“兔来”与八岁女孩珠拉从生疏到默契的相伴相依,藏着人与马之间最动人的温情与坚毅;中国新疆戈壁,普氏野马从野外灭绝到重归故土的生命救赎,镌刻着物种跨越岁月的顽强与对自由的执着;美洲荒野,野马家族守护家园的嘶吼,迸发着生命最原始的力量与赤诚坚守;亦有阿拉伯马的速度传奇、

荷兰骑警马的勇毅前行……每一个故事,每一种蕴藏其中的珍贵品质,都让“马”不再是简单的生肖符号,而是流淌着“托物言志”的东方哲思的文化意象。

现场观影结束后,专家学者围绕该片的国际传播展开对话。大家认为,该片填补了国产高端巨幕制作和放映技术的空白,以科学视角完成了对传统生肖文化的新阐释,用国际化叙事打破文化壁垒,带领观众奔赴温暖壮阔的生命故事,谱写动人生命赞歌,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

(许莹)

## 专家研讨音乐综艺节目《声起地平线》

本报讯 4月24日,《声起地平线》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作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联合制作的音乐文化交流节目,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带着各自的文化记忆相聚节目,在对话中凝聚共鸣,在交流中彼此启发。

节目总导演罗新星分享创作幕后时表示,节目跳出常规双边交流框架,紧扣哈萨克斯坦作为东西文明交汇枢纽的独特定位,以“链接”为主线,从选角、选点、模式三个维度系统落地:甄选来自六个国家的八位青年音乐人,取景四座丝路名城,创新“采风+竞演”模式,通

过中外音乐人即兴合作、双语演绎、跨文化同台共鸣等方式,实现多元文明的深度联结。

与会专家认为,节目兼具音乐性与知识性,在民族音乐改编、乐器融合与实景呈现方面水准出众,既丰富了音乐综艺矩阵,也让更多元的世界音乐得以被看见。节目跳出同质化的困境,以“丝路”与“地平线”为价值内核,以实景真情打动人心,彰显出人文交流的独特价值。同时,节目以多元音乐拓宽了中国故事的表达维度,深度契合了“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等重大主题。

(杨茹涵)